

傳記虛實雖存疑 難擋少年慕趙雲

FUN 享歷史

小時候打KOEI三國志電玩時特別喜歡趙雲，無論是用哪個君主總要把趙雲據為己有。大概在我的心目中，趙雲是一個既忠勇，又有膽識的武將。讓我印象最深刻的絕對是《三國演義》第41回〈劉玄德攜民渡江 趙子龍單騎救主〉，趙雲在當陽長坂坡，一人一騎一銀槍，「懷抱後主，直透重圍，砍倒大旗兩面，奪槊三條；前後槍刺劍砍，殺死曹營名將五十餘員」。多麼的英勇壯烈，怎不讓人傾心。

長大後知道有本書叫《三國志》（陳壽著），也就是《三國演義》寫作原型參考書。陳壽《三國志》裏面把關羽、張飛、馬超、黃忠與趙雲放在同一個傳中，這也是為什麼後來的《三國演義》把這五人並稱「五虎將」。事實上，在蜀漢政權的系統中，根本沒有「五虎將」的官銜。

陳壽《三國志》的〈趙雲傳〉中，關於趙雲的描述極少，連同後世添加的標點符號不過五百多字。可想而知，裏面關於趙雲的記述是多麼的簡單。幸好到了南朝劉宋時，一位名為裴松之的史學家全面地為陳壽《三國志》作注，於是作為其中一傳的〈趙雲傳〉也豐富起來。

裴松之曾經解釋過他為《三國志》作注的四個基本原則，簡單來說可以歸納為八個字：「補闕、備異、懲妄、論辯」。根據

中華書局的《三國志》（表注本），裴松之在〈趙雲傳〉的注文內容全引自《雲別傳》這本書，這應該算是引其傳以「補闕」、「備異」。而《雲別傳》補上的「少從公孫瓚」、「義卻趙範嫂」、「截江奪阿斗」、「偃旗並息鼓」、「勸主莫伐吳」等情節後來都成為了《三國演義》創作的素材。

有趣的是，《雲別傳》這本書本身的來歷也是大有可疑。首先，這本書到底是成書於何時、出於何人之手，本已是學術界疑惑之處。著名文獻學者余嘉錫先生認為「別傳時人所作」，即是指出他認為《雲別傳》是出於兩晉時人之手。當然，出於兩晉時人之手也不能說明《雲別傳》所載不實，因為該作者也有可能根據當時尚存的資料去寫作，又或者根據蜀漢尚存於世的口述歷史而寫成。不過，由於《雲別傳》後世業已散佚，無從稽考，只能以存疑視之。

其次，《雲別傳》關於趙雲的描述實在太過豐富。人物描畫細緻，形象又飽滿，連一些細微的情節，像劉備與趙雲的私下對話都能繪影繪聲地記錄下去，讓人不禁懷疑其真實資料何來。

無論如何，假如沒有《雲別傳》，也沒有後來《三國演義》有關趙雲的刻畫，我也不可能成為趙雲的粉絲。所以有時做人不要太過認真，也可能會快樂一點。



◆ 范曾畫作《百戰功高頌趙雲》。

資料圖片

◆ 宋景文，一個以蘇軾為偶像的文藝「中佬」。正職老師，兼職廚師。

「瑜喬之戀」成世人心中天作之合

文自由戲

暑假期間重看了一套電視劇，劇中以三國時期的人物為主線，就劇情發展而言，人物形象算是鮮明的，但若以歷史的角度去看，便難免令人有點失望，畢竟這只是一套「本故事純屬虛構」的喜劇。看畢全劇，令人最印象深刻的周瑜與小喬這對英雄美人。所以這次，筆者便又談談這對「神仙眷侶」。

在《三國演義》中，小喬容貌傾國傾城，與英俊瀟灑的周瑜是多麼令人羨慕的一對。即使過了那麼多年，兩人之間的愛情故事仍然為人津津樂道。蘇軾在他的詞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中寫道：「遙想公瑾當年，小喬初嫁了。」究竟小喬姓什麼？究竟她有多美？為什麼會嫁給周瑜？兩人的愛情故事真是如此浪漫？我們倒不如看看《三國志》裏的說法吧！

大喬和小喬本姓橋，他們的父親被人尊稱為橋公，這或許能推算出他們的父親應該是當時有點兒身份和地位的鄉紳，而大喬和小喬兩人年齡多大？性情又怎樣？容貌又是怎樣的傾國傾城？史書卻沒有透露一分一毫。陳壽《三國志》裏只提到：「頃之，策欲取荊州，以瑜為中護軍，領江夏太守，從攻皖，拔之。時得橋公兩女，皆國色也。策自納大喬，瑜納小喬。」這寥寥數語似乎把周瑜與小喬的婚姻狀況交代了。當時周瑜協助孫策攻取皖城後，孫策便娶了大喬，然後把小喬許配給周瑜。因此周瑜與小喬二人既非青梅竹馬，也非自由戀愛，究竟二人的感情有多深，這還真不好說。

為《三國志》做注的裴松之還有這樣的一段描述：



◆ 黃梅戲《小喬初嫁》中的周瑜與小喬形象。資料圖片

「策從容戲瑜曰：橋公二女雖流離，得吾二人作婿，亦足為歡。」說話之間得意之情溢於言表，卻帶了點對大喬小喬的輕視。從這裏可以看出二喬便是被十分寵愛，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好不到哪裏去。

以上所言都是我們從僅有的記載中推算出來，關於周瑜與小喬的夫妻關係，史官也沒有留下太多的歷史資料，讓我們無法客觀了解，但這樣反而留給後世巨大的想像空間，後人總是固執又善良地認為英雄周瑜和美女小喬是天作之合。

至於真實的歷史中，周瑜究竟有沒有別的女人？小喬地位究竟怎麼樣？這一切都變得不重要，後人只願意選擇性地滿足自身對英雄美人的奇思妙想，在周瑜的蓋世功名上增加一點傳奇色彩，同時他們也喜歡在傳奇人物的一生中增添一些「衝冠一怒為紅顏」的英雄事跡。因此在後人的詩作中，周瑜也多了一個風流深情的形象，這段愛情也增添了許多的想像。

◆ 蕭澄（資深中學中文、中國歷史科老師，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。教學經驗豐富，曾出版多本暢銷中文、中國歷史參考書。）

不為「八風」所動 方能寵辱不驚

文苑英華

「榮寵」和「侮辱」，兩者看起來好像一對矛盾形容詞，但老子認為施之於人身上，卻同樣地造成了「驚恐」，一樣會使人惶恐不安。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？老子《道德經》第十三章說：「寵辱若驚，貴大患若身」，意思是無論是受到別人施予的「榮寵」，還是「侮辱」，就好像受到驚嚇一樣，那是因為我們常常把「寵辱」看成跟生命一樣珍貴的東西。在老子的角度，沒有任何東西比生命更加可貴，而我們視「寵辱」如生命，自然便會珍之重之，或怕它離我而去，或怕它加之我身。於是，無論得之失之，都一樣會擔憂害怕。

蘇轍，即蘇東坡弟弟子由，在《老子解》中指出，古代的「達人」，「寵」和「辱」並不是「兩物」，它們是一體兩面——「辱」生於「寵」。只不過，世人不能領悟這個道理，於是認為「辱」就是壞事，而「寵」就是好事，卻沒有想到今天能「寵」你的人，明天一樣能「辱」你。一個人整天在你面前搬弄是非，對你百般阿諛奉承，他日在你失勢之後，一樣會到別人跟前說你不是。這個「來說是非者」，根本就是一個「是非人」！

傳說蘇東坡與金山寺住持佛印禪師至為友好，常談禪論道。有一日，東坡自覺修行有道，悟破紅塵，於是便使書僮過江，把自己一首新詩作送給佛印：「稽首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。八風吹不動，端坐紫金蓮。」

◆ 葉德平博士，香港作家，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高級講師，教授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科目，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、文化專著。

這是一首展示禪悟的詩作。「八風」就是「稱（稱讚）、譏（譏笑）、毀（詆毀）、譽（讚譽）、利（利益）、衰（衰減）、苦（困苦）、樂（快樂）」八種「寵」與「辱」的境界。因為它能影響人之情緒，故佛教把之形容為「風」。人面對這「四順四逆」之風，心情自然是時起時伏。而這情緒一起，人自然就會迷惑於其中，判斷力也會有所偏差，錯事壞行也因此而起。

東坡本來洋洋自得，以為當獲得佛印的讚美。可是，一看到書僮帶回來的佛印批語，東坡便氣得要馬上坐船渡江找佛印理論。原來，佛印批了兩字——「放屁」。

是可忍孰不可忍，東坡滿心歡喜，想討個讚美，卻換來佛印無禮二字，誰人能忍呢？

這時，佛印回答道：「你不是說『八風吹不動』嗎？怎麼『一屁就打過江』了呢？」東坡一聽，也領悟了，會心微笑。

原來，就像老子說「寵辱」之所以為大患，因為我們「有身」，假設我們「無身」，又怎會有「寵辱」之患。假如東坡真能做到「八風不動」，自然不會為追求佛印給予的「榮寵」，同時也不會因為佛印的「侮辱」而「一屁過江」。因此，真正的看破是不當「榮寵」是一回事。別人寵我，我如是自在；別人辱我，我也如是自在。

「演義」非正史 「草船借箭」何人計？

文山字水

《三國演義》當中，諸葛亮「草船借箭」的故事確是精彩，人們對諸葛亮的神機妙算驚嘆不已。不過，若與正史印證，「草船借箭」的主角並非諸葛亮，只是作者羅貫中移花接木，張冠李戴而已。

《三國志》所記，確有「草船借箭」這回事。據裴松之注的《吳書·吳主傳》載，建安十八年，曹操與孫權對壘於濡須（今安徽巢縣西，巢湖入長江的一段水道）。初次交鋒，曹操派兵乘夜襲孫權軍隊，但被孫權大敗。後孫權數次挑戰，曹操總是堅守不出。

孫權於是親自率領船隊深入前線，探看曹軍部署。曹操生性多疑，恐其中有詐，只是命士兵亂箭齊射，嚴陣以待，並未出戰。當孫權坐船一側受箭過多，有傾覆危險，就掉轉船身，讓另一側承接射來的箭枝。當兩側受箭均勻時就開始回程，並大張聲勢，吹鼓作樂。

等曹操明白過來時，為時已晚了。再看到孫權船隊軍容整齊，從容不迫，撤退有序，也不敢追擊。無數箭枝也成了曹操送給孫權的「禮物」。

由此可見，「草船借箭」的確發生在孫權身上，只不過「借箭」是孫權急中生智，隨機應變之反應，未必是早有預謀。

及後，曹操眼見孫權僅率七萬之師，抵抗四十萬曹軍個多月，他「望權軍，嘆其齊肅」，即船艦鱗比，軍容井然，嚴肅有威，遂嘆曰：「生子當如孫仲謀」，乃退兵。

宋朝詞人辛棄疾的《南鄉子·登京口北固亭有懷》說：「何處望神州！滿眼風光北固樓。千古興亡多少事？悠悠，不盡長江滾滾流。年少萬兜鍪，坐斷東南戰未休，天下英雄誰敵手？曹劉，生子當如孫仲謀。」

另外，《三國演義》中，諸葛亮彈琴退魏兵的「空城計」，也描寫得十分精彩。事見《三國志·諸葛亮傳》：「亮屯於陽平……惟留萬人守城。晉宣帝（即司馬懿）率二十萬眾拒亮……亮亦知宣帝垂至，已與相逼，欲前往延軍，相去又遠，回跡反追，勢不相及，將士失色，莫知其計。亮意氣自若，敕軍中皆臥旗

息鼓……又令大開四城門，掃地卻灑。宣帝常謂亮持重，而猥見勢弱，疑其有伏兵，於是引軍北趣山。」

不過，為《三國志》做注引的裴松之認為「此書舉引皆虛」。他說諸葛亮初屯陽平時，司馬懿還在宛城為荊州都督，不可能與諸葛亮交鋒。後來他由陽平攻蜀，又值連綿雨天，沒有打成。而在此前後，就再沒有魏、蜀在陽平交兵的可能，故《三國演義》中諸葛亮的「空城計」極有可能是作者移花接木寫成的故事。

在三國將帥中，確實有人擺過空城計。一次是趙雲的「空營計」，在《三國志·趙雲傳》載，建安二十四年，蜀、魏爭漢中，趙雲預備去劫曹軍糧草，由黃忠率主力接應。可惜黃忠逾期未到，趙雲率數十騎而遇上曹軍主力。趙雲退至營壘，卻大開營門，偃旗息鼓。「(曹)軍疑雲有伏兵，引去。雲擂鼓震天，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，公軍驚駭，自相蹂躪，墮漢水中死者甚多。」趙雲因此贏得劉備「子龍一身是膽也」的評價。

另有兩次的「空城計」，分別是吳國將領朱桓和曹魏大將文聘所施，皆可見於正史，都與諸葛亮無關。羅貫中將之安在諸葛亮身上，是為突顯其足智多謀、神機妙算。《三國志》中記：「亮性長於巧思，損益連弩，木牛流馬，皆出其意，推演兵法，作八陣圖，咸得其要云。」這裏說諸葛亮心思巧妙，製作了許多軍械工具，選推演兵法，排出了「八陣圖」。

正史對「八陣圖」沒有進一步描寫解說，不過《三國演義》卻寫道，諸葛亮與司馬懿鬥陣法，憑着「八陣圖」活捉了司馬懿三員大將。不過這陣法到唐代已失傳，如今只有傳說中在夔州西南永安宮前平沙上江邊留下的墨石遺蹟。

諸葛亮在羅貫中的筆下，足智多謀，又被如此神化。羅貫中把「草船借箭」、「空城計」和「八陣圖」這些光環全加在他的頭上，奈何歷史不會改變，只能用唐代杜甫的《八陣圖》一詩作結：「功蓋三分國，名成八陣圖。江流石不轉，遺恨失吞吳。」蘇軾曾從不同角度看此詩，說杜甫為諸葛亮作無限的惋惜。蜀國若不是伐吳，而是唇齒相依，大家就不會滅亡。

◆ 雨亭（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，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）



◆ 影視作品中的「草船借箭」。網上圖片